

明朝典彙



		九	漢
		一	書
		〇	門
六	一	〇	
四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漢		
〇	書		
一			
二			
三			
四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 11 )
函號	294	39

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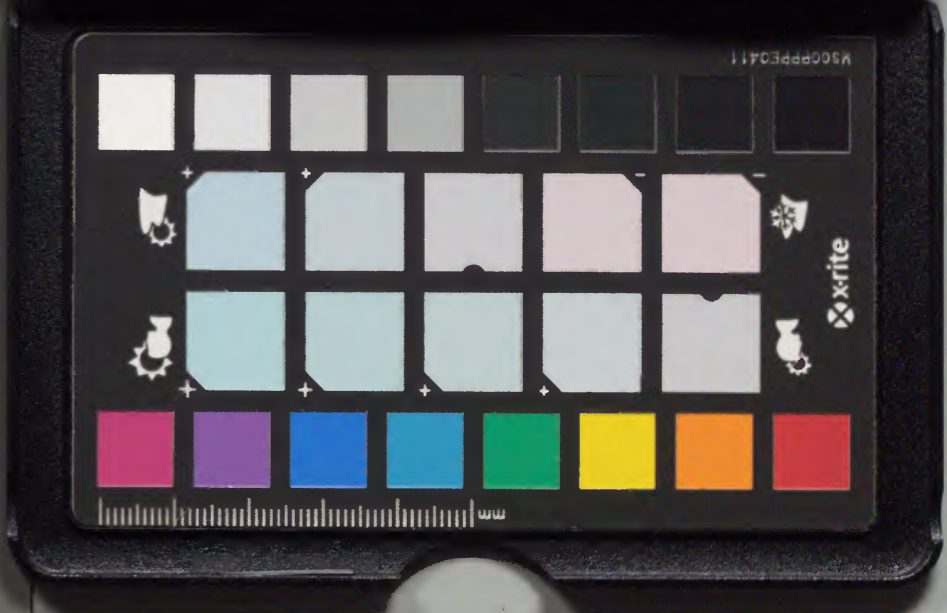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朝典彙卷之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 重訂

朝端大政 十五

淺草文庫

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  
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

十一月上沐浴出觀園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  
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  
用匏陶以示儉樸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創立斯壇雖

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也鼎對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上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上曰汝等宜

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二月壬寅朔 上勅禮官翰林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嚴于祭祀故常有事內致誠敬外備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

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于是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議其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于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

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鬼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秋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肅者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叅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

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  
玄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乾德元年冬  
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元豐中罷合祭紹聖政和間或分  
或合南渡後惟用合祭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日月  
山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  
禮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至順以後親  
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南北  
郊冬至則祀昊天上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  
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  
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

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  
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  
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  
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  
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社乃  
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  
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  
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  
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  
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

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地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從之

建園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

二年正月禮部尚書崔亮言按禮運曰禮行于郊則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園丘方丘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園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有事于園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下神祇壇如園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上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及此中心惕然

八月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于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壺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壺祭 上從之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 仁祖配位禮成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群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于已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虛文而欲徼福于已豈不獲罪于天耶

三年二月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回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祔祭于月壇從之

四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成上謂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群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五年著令皇帝郊祭太子留宮居守親王戎服從六年九月鑄太和鍾成建樓于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鍾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學七月增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圜丘第一成設昊天上帝正位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于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鎮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設于海瀆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祇正位仁祖配位如圜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鎮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分設于海瀆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

上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爲未當命學士詹同與學



士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卽分官行初獻禮  
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  
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八年四月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  
園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浚而詞藻麗遂更製之  
十年春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祀禮  
八月詔改建園丘于南郊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  
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舉合祀  
之典乃命卽園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  
十一月命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議

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蓆籍地設御幕于壇東  
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于壇門外西側祭日大  
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祝弁  
分獻陪祭官皆脫舄于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  
生依前脫襪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  
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郊周旋  
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  
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  
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

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庭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一年十月大祀殿成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于春首十二年正月合祀于大祀殿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向仁祖配位如故從祀丹墀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星辰又曰星辰內墀外二十壇曰五嶽壇五曰五鎮壇五曰四海壇四曰四瀆曰風雲雷雨曰山川曰太歲曰天下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大臣分獻禮成 上喜作大

祀文弁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位極既定虛其中而爲寰宇是時人生于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立命然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于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典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

卽位以來命儒臣編考群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  
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南北二郊  
以及社稷其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言之古人以社爲  
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  
乃一圍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于生生之意也行  
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  
合人情乎况朕自卽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  
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爲憂京房有云郊祀  
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  
于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于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

祀以奉二神神乃我答人情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  
公率土工部役梓人于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  
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奉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  
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郊彼以義起故曰  
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  
不知至陽祭之于至陰之月至陰祭之于至陽之月于  
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  
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  
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污尊杯  
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

卿每歲祭天地于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于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暖及夜陞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于昊穹獨見太陰于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降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咏之文多不載

時自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霽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燁煜 上大悅勅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

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悅若有盼蠻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儒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

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  
盡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實爲天下蒼生也

三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  
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壝之外亦  
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  
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  
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  
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  
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  
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

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明星辰旣已從祀  
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  
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

十二月朔建文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至省牲  
滌器嚴飭百吏禮畢還宮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撤仁祖配祀亦  
太祖高皇帝方孝孺進郊祀頌

洪武三十五年  
年十二月

成祖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

論之曰祭祀莫大于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  
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

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  
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不  
永樂四年正月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  
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風未  
成禮而退替不旋踵而亾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  
動天善降祥不善則降殃各以類應又曰祭祀時固  
當民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昔所行反  
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八年正月丙子以將祀南郊百官受戒于文華殿已卯  
大祀天地于南郊皇太子代命禮部尚書呂震復命

自是巡幸皆命代行

十八年北京壇成上歲親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

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

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

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洪熙元年正月勅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

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

上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  
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于平日者皆已

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  
上神天所與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  
敬亮天工仁郵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  
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宣德元年正月以大祀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  
常習禮殿上觀之既諭尚書蹇義等曰祭享之禮  
莫嚴于此朕承大統躬祀天地爲天下蒼生祈福不敢  
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幾感通之道義等叩首而  
退

主事李順等金吾衛指揮官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爲  
御史所劾 上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三月鄜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遞運  
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  
舊制郊壇戶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  
不恤民難可責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  
免雜役之令

九月行在太常寺奏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  
已及時 上曰祖宗敬事天地故立法如此朕謹守成  
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八年正月 車駕詣郊壇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

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且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官論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天順初年 上自復位益嚴祀事至是南郊大祀學士呂原侍郎蒯祥等十九人猶循舊例至西天小門不下轎馬爲枹尉所伺察禮科糾之命姑容仍令禮部張恂禁約自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七年正月 上因足疾久不視朝是日以將大祀天地誓戒文武群臣乃力疾視朝至期謂閣臣曰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拜下艱于起令人扶可乎對曰陛下若能力疾行禮足見敬天之誠扶何妨遂自行禮

弘治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祀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太廟值大祀齋戒之始宜免行飲福受胙禮 上是之

正德十一年正月大學士靳貴言比歲郊祀駕出闕鑿或



至暮夜切恐俎豆陳設不能精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  
且警蹕不嚴兵威不肅百官失趨躡之節班行無等級  
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輦道群衆或喧呼于御衛况塵埃  
昏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伏願駕  
出鑾回俱在清晨 上諭知之

十五年正月 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大學士梁儲  
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止之

嘉靖五年有盜南京天地壇銅盤漆器百餘件太常卿邊  
貢等以聞 上曰郊壇重器亾失數多典守官不得辭  
責該署官吏法司逮問內外守備官嚴緝盜務在得獲

七年正月 上諭輔臣曰朕檢會典郊祀齋戒內一條云  
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城隍廟發容仍于各廟焚  
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宮觀寺宇朕惟各廟亦非  
與者兩宮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爲妨郊祀恐于誠意反  
致淆亂卿等亦以爲不經之禮豈不瀆神今可預諭禮  
部太常寺自今年郊祀始不必于各寺宮觀廟宇燒香  
庶致精純以欽祀事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伏聞 皇上每辰拜天于宮中臣等  
切謂 上帝至尊故凡大祀必齋戒乃敢對越若宮寢  
之中原非祀帝之所旦旦祝拜似煩且褻此禮考之古

典祖訓皆不載惟英宗諭閣臣李賢等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五鼓初卽起拜天已乃閱奏牘朝廟則拜天之禮是時始爲之未嘗著爲令也事不師古請已之上曰茲事朕雖循舊行之實懼煩瀆卿等謂非祖訓不必行朕知已

八年十二月上諭禮部朕惟尊祖配天莫大之典近來郊祀告祖止就內廟非郊聖祖初制來春大祀天地告祖配天當于太廟行禮禮部具儀以上自是歲以爲常九年三月定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言我國家以天地合祀于南郊又爲大祀殿而屋之

設主其中是制殊戾古典弗應經義謹按禮書古者祀天子園丘祭地于方丘園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北郊之坎曰太圻以之瘞埋此分祭天地古制也况壇于南郊坎于北郊雖以就陰陽亦因高下之義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爲耳至于一祖一宗之配及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上嘉之

國朝典彙卷一五  
郊祀  
詹事霍韜見夏言以郊蠶議合乃疏言親蠶爲亂成法分  
祀爲紊朝政 上置不問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制不可  
變易周禮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夢語皇后出郊親蠶  
壞閨門之法漬男女之防且曰今啓南北郊社宗廟之禮  
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郊社宗廟之禮  
皆因而盡革之矣可不慮哉又爲副函遍遺三法司使  
收藏備照言得書卽飛章并其書上之因言韜誣周禮  
背程朱盡棄其學殆不可曉且數其無君七罪惡浮正  
卯豈可置而不問 上大怒謂韜非詆先儒譏訕朕躬  
懷奸蓄詐要名賣直命錦衣衛械送都察院議罪既而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韜  
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 上責文  
憲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中允廖道南上言 太祖初  
年建園丘方丘分祀天地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覺京  
房災異之說始合祀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居中 懿祖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  
有定時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  
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而祀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  
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于東郊兆  
月于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祀殿

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園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德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議時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涑言尤爲激切俱下禮部夏言復議不當以二祖並配言周人以

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今日宜奉太祖配天于園丘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亦下禮部會議都御史汪鋹等八十二人主分祀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勛等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崙等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上命再議于是張璉雜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伸分祀之是命曰郊祀考議上之上從其議方獻夫上疏輸罪上置不問霍韜亦乞恩輸罪上曰爾旣省

改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

五月作圜丘于天地壇稍北爲皇穹宇作方丘于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圜丘昊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丘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于大祀殿二祖並配

復朝日夕月之祭

按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臣攝祭國初有朝日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至是復

十一月躬視圜丘冬至有事于南郊先是樂上製圜丘祀器金鑪玉爵錦幕圭璧及鍾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于

文華殿召大學士聰閱視是日皇上親祀于園丘奉  
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  
祀四大明夜明各駢牛恒星五曜群星及雲雨雷師各  
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于庶官布寬卹  
于小民列款皆親定云

十年三月建大神殿于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時奉  
上帝神牌園丘上旣祭而神牌莫之所藏上命建大  
神殿以藏之已而上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  
園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尚書夏言言向者大神殿  
之建乃 皇上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園丘

之旁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竝無  
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  
之設爲合古典 陛下前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  
耶况財用缺乏工役頻煩盛暑之後民以勞止伏望齋  
宮寢建仰答太靈報可

夏至 上祀地于方澤用駢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  
八佾 太祖西向配駢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  
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純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  
二各太牢一  
十一年正月禮部奏往以正月之吉大祀天地入覲臣僚

四品以上皆得陪祭今大報之禮行于冬至而祈穀之  
典舉于孟春諸臣當覲者見集闕下請令四品以上皆  
得陪祀祈穀如昔年大報例從之  
四月令定東西郊神祇壇親祀之期初祈穀之禮上因  
違和遣官代行至是將祀北郊禮部尚書夏言請暫遣  
大臣代行因言陛下啓建郊壇禮成之初俱以躬行祀  
事竊惟陛下父天母地宜躬祀典朝日夕月卽遣官行  
亦不爲越禮典上是之因命朝日壇間歲一親祀以甲  
丙戊庚壬年夕月并神祇壇三歲一親祭以丑辰未戌  
年著爲令典

十二年三月夏言撰四郊禮儀上之賜白金衣幣名之爲  
郊禮通典

十四年四月詔以祀天重器使輔臣重華殿瞻看命各賦  
紀之曰奏制紀樂仍親書紀樂同遊詩一章序一篇汪  
鋋請命名刊布欽定爲御作詩

五月以禮神用黃白玉令多方訪求務期必得以稱朕意  
十七年九月大享上帝于玄極殿奉睿宗配享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于奉天殿旣而改議撤南郊大祀  
殿建大享殿行之是秋大享殿未成乃就宮右玄極殿  
行之以睿宗配享享成宴群臣于謹身殿布詔天下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詔曰朕纘承寶位十有七載于茲追繹我太宗文皇帝以有功而祖報皇考獻皇帝宜以有德而宗稱茲以九日躬祭園丘遣官徧告方澤宗社辛巳恭上册寶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祔享太廟辛卯大享上帝于玄極殿奉皇考配禮典忻成慶同民物故詔

十八年上幸承天享上帝龍飛殿皇考配

二十一年四月諭禮部曰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禮重典與郊祀竝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于玄德寶殿朕誠猶未盡惟茲南郊舊殿原爲大祀之所今禮旣是

正則故構不當褻留昨歲已令有司悉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

二十八年四月禮部尚書顧可學上言皇太子加冠日風壞北郊泰折街坊越二日東宮仙逝按韻會泰與太同曲禮正議謂未婚曰折前名當避忌爾雅曰園丘大壇祭天也方澤泰圻祭地也以圻易折似合祭義上曰坊名朕所定也如何擅改第如故修之

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寺請修理天壇詔會官計處工費以聞給事中謝登之言園丘乃祀天之所誠不當惜費但今四郊竝建財力已窮未及大壞不宜遽興重役從之



四十二年冬至大祀天子園丘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初太  
常寺奏郊祀詔百執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氣  
和霽星河澄朗上喜甚乃諭禮部曰朕仰荷皇穹眷  
祐大報禮成代者忠敬百執事效勞宜加恩賚乃加希  
忠太師餘各賞銀幣有差

隆慶元年正月禮部遵旨會議郊社諸典禮言天地分  
祀昉于周禮園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  
諸儒議論不一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議配  
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  
我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

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爲分然皇考之更制即太  
祖之初制也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  
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配至于  
西苑帝社帝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爲止宜  
奉大社大稷之祭其帝社帝稷宜罷上以會議允當  
命如議行之

十一月壬子朔禮部上大祀園丘及出入告廟儀注詔俱  
如擬自嘉靖中親郊之典久缺不講上初嗣服乃命  
祠官綴葺舊章具上其事一時稱快觀云

冬至躬詣南郊省牲復遣大臣輪視是日祀園丘皇祖

配畢御皇極殿行慶成禮

二年二月祀南郊 上馬捷馳有犯駕者命貰之

年冬至大祀圜丘太常寺官以期請會 上有微疾遣

成國公朱希忠代給事中張國彥等言 聖體違和誠

當順養但禮莫嚴于祭天不宜委之臣下况祠官奏請

在數日之前 皇上第凝神齋戒可保康寧若遽允命

代恐中外聞者疑 陛下之懈心從此生也御史張克

家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按周禮言圜丘方澤之制甚詳列在燎壇瘞坎禮樂象  
舞之數亦各有別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已然矣  
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合靡常  
而論議不一然大抵主分祀十之六七主合祀十之二  
三程頤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一  
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  
否概可見矣 太祖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定建  
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澤于鍾山之陰以  
夏至祀地蓋亦倣周禮而爲之至洪武十年偶感陰雨  
始改合祀 世廟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四郊如洪

武初年之制當時諸臣亦多辨論世廟折衷群議斷自聖心非作而爲之實遵聖訓初制穆廟嗣登大寶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令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祈穀之祭與上帝社稷之祀原不係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四郊二祀原爲聖祖成制禮臣請如舊行從之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世廟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

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國朝典彙卷十六

履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次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臣曾士彥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吳國琦 重訂

祈禱祠醮

洪武二年正月 上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曰伏見去年

四方水旱災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

念微時 皇考 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

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

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

艱以答天譴

上以天久不雨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一十八壇中  
五壇親行禮爲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  
至于失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叅  
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上天后地乞賜  
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二月詔定齋戒之期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  
凡祭祀必先齋戒乃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  
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  
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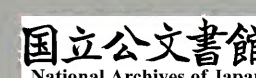
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卽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  
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爲  
戒後二日爲齋旣進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  
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  
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  
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于臨祭齋戒  
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三年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  
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令 皇后與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 皇太子捧  
榼雜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宮仍齋宿于西廡出  
內帑紗綵一萬四千疋賜將校于常例外給軍士薪米  
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遂  
大雨四郊霑足

五年夏至祭地祇于方丘禮畢還宮 皇后妃嬪見 上曰  
天久不雨禾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甚憂之汝等宜皆  
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于是宮中自后妃下  
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皇后具冠服賀曰  
妾事 陛下經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念慮今茲大旱

陛下誠意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  
敢進賀 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  
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  
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十年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  
于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箔紙瓣香皆可格  
神不以菲薄而費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力所致也若  
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為樽醪俎饌充實神庭  
徼求神社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因國為民祈禱如水  
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于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于天禧寺朝天宮命僧道誦經上日子于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遵成憲爲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八年八月命行在禮部集僧道於慶壽寺白雲觀建齋醮三晝夜資薦北征亾故軍士

二十二年十二月命禮部集僧道于慶壽海印二寺及靈

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洪熙元年二月久旱禱不得雨或言盧師山潭有大小二青龍時時出沒每旱禱輒雨上令禱焉雨應時大注上喜命成國公勇諭祭封神飭祠宇名其山曰翠微

正統元年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瀆

十年月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歿甚衆乃遣禮部侍郎王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塍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成化元年二月給事中張寧疏言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  
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大臣百執事但當和衷助  
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禮部尚  
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  
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  
爲此深惜竊惟臣之于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  
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願天心向順也當相之以和保  
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  
小民受天永今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  
上宣揚木偶之前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爲後  
世笑昔 英廟復位屬有足疾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  
行禱之義亦嘗爲此舉非以扶名教全治體也得旨所  
言有理今後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六年正月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九年四月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  
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  
乾麥槁民不聊生乃三月四日山東地方忽黑暗如夜  
乞詔廷臣講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  
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



禮部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東鎮及東海以祈雨澤

十二年八月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于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計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十三年四月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致祭從之

十九年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十年六月畿內及陝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徐溥代祀嶽鎮河瀆諸神

嘉靖二年閏四月太監崔文以禱祀導上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曰頃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其一謂齋醮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累千百言具書殿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歷壇場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番漢僧道試嘗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假此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宋徽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殍臺城一則纍係金虜

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亾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然則行香拜籙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貧困臣等職在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留神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賞賜實萬世無疆之休喬宇亦言登極詔書首正佛子禪師之罪時日幾何乃蹈覆轍詔曰覽奏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鄭一鵬等御史張珩皆以爲言詔歲荒齋醮暫已之六年七月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請于朝天等宮

建齋祈壽夫人君欲壽非齋醮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凡  
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則必得壽奚齋醮爲今將內  
三經廠與外二寺齋醮悉行革去止朝天宮如故夫革  
三廠二寺之齋者省一分有一分益之意存一宮之醮  
者蓋爲春秋祈報意耳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譏朕偏向  
特于卿等言之庶見崇正之意

詔行祀高禰禮先是大學士張璫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監  
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高禰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  
生祈于禰孔子之生亦禱于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  
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口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况祖考之親者乎  
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  
世廟以祈祖考之祐以慰 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令  
禮部擇日具儀于是以是月二十四日行禮

先是 上諭禮部曰春夏交而雨澤少四方多災皆係氣  
數未有人能叩上玄者勿謂不經理宜敬奉其停刑止  
屠仍告六宮廟未幾雨降 上悅大學士嚴嵩等率百  
官表賀建謝典三日

十一月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天地

詳御製

八年二月詔以災異欲親祈禱尚書方獻夫謂禮宜從簡以答天戒

上親詣郊壇告謝靈雪吏部尚書方獻夫等侍講學士張潮庶子穆孔暉等各奏獻靈雪賦及詩歌上優旨報聞

吏部都給事中劉世揚等以八上禱雨未應上言竭誠致禱上下宜同今陛下勞形焦思以身爲民請命而從祀群臣或駿奔不時拜起失次甚者酒飲無忌慢天褻神無過于此宜令臣等得通劾之其見監罪囚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亦足上千天和請盡行疏釋以從大

易雷雨作解之義上曰亢旱不雨咎繇朕躬不德無以格天方朝夕憂惶不當移過于下但祀天國之重典執事諸臣各宜竭誠盡慎以匡不逮果若所云豈佐朕事天子元元之意禮部看議以聞其清審刑獄信弭災要務內外各衙門亟如議處分勿令久滯

十一月上以深冬無雪欲親禱天地社稷山川等神禮部具儀言駕出親禱百官陪祀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天意

戊申上躬禱雪于南郊明日禱于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擇日告謝用玉帛樂舞

九年上欲于奉天殿中行秋報禮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于大祀殿奉文皇帝配以申上分配

祖宗之敬第舉祈報之義大學士丘濬嘗欲于郊祀傍擇地爲雩壇歲孟夏後行雩祭禮上旣以孟春上辛祈穀于上帝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如雨澤愆期上禱焉

罷祈穀之配按祈穀以驚蟄行于南郊大饗殿祭上帝用騂犢蒼玉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雩祭以孟夏行如祈穀禮而去玉

十年二月上以甘露降于顯陵祇謝帝覬于園丘十一月上諭大學士李時等曰卿等以朕建醮祈天求生哲嗣爲國重典朕聞聖人有曰不孝之罪無後爲大今朕大婚十載近冊九人嗣祥未兆乃遵祖宗故事修醮以祈顧君臣一體况卿等愛國之心甚切昨有請已分遣廷臣禱之嶽鎮但恐擾民耳茲又欲待行禮醮壇其悉聽之禮部尚書夏言令在廷文武百官各致齋以格高穹報可

十二月禮部侍郎湛若水言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禋祈禱求之于神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

之所謂在已者修歛精神是已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  
精神者天地歛之以生成萬物聖人歛之以生聖德而  
成大業是故歛之則全用之則散日多視五色則散于  
五色耳多聽五聲則散于五聲心多役于百爲則散于  
百爲是以聖帝明王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于五臣而  
使翼爲明聽焉誠願 陛下凝神定慮不役精于耳目  
不勞神于思爲以爲生育之本 上曰爾旣欲朕收歛  
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

禮部侍郎顧鼎臣上言 皇上設祈嗣醮先日陰雲解駁  
化晷熹微至二之日冽風不興雲物一色復降瑞雪且  
夕未已萬口喧傳以爲 皇上精誠格天之所致也因  
進步虛詞七章復言七日奏進青詞尤爲至要臣愚恐  
諸道流及執事者或慢易不潔幸戒諭之仍列五事奏  
上報曰朕覽奏足見忠愛步虛詞畱覽祈天求嗣朕已  
竭誠先嚴諭致一真人及百執事矣諸臣亦宜仰體朕  
心各秉丹誠以承天鑒其五事悉如擬舉行史不言五  
事之詳第以爲皆壇中香水供獻道家鄙誕之語而二  
十年齋醮撰文皆此爲之作備云

十一年二月大學士李時上言皇嗣天子之儲貳宗廟社  
稷萬民之所係屬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乞于新春之

首親製祝文分遣廷臣禱祀嶽鎮 上曰卿奏忠懇不  
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但命道士賫捧香  
帛令彼處官員行禮而建地祇壇卿等往詣祈告禮部  
尚書夏言因言虞書望秩于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望  
衍說者謂衍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一就祭故延進其  
神遙望而秩祭之也聖諭誠與古合但輔臣之請止于  
嶽鎮而海瀆山川宜一體致祀 上依擬行

十二年五月時自春徂夏亢熯不雨 上減損服御飲膳  
臣下青衣朝參辦事令順天府率屬祈請至是復傳諭  
禮部遣尚書夏言祭北極佑聖之神侍郎湛若水祭東  
嶽泰山之神席春祭都城隍之神陳道瀛祭漢前將軍  
壽亭侯之神務秉潔誠以格神貺既而雨降四野沾洽  
乃服御如故

尚書夏言上雩壇禮儀言 皇上肇建雩壇于園丘之傍  
以祀天禱雨爲民祈福而儀注樂章未經擬定目今亢  
熯欲恭請 聖駕出郊致禱但裁擬未定未可舉行謹  
條具請又言大雩之祀宜奏雲門之舞雲門者乃周官  
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堯  
取以名樂亦本此耳 上納之

十七年四月時自正月不雨已命有司竭誠祈禱賑恤郊

外流民至是 上諭輔臣曰近多旱朕方以爲憂禮部已請所司致禱矣又聞近郊小民踣斃心加憂之朕處人上罪在朕躬卽以十八日爲始與卿等齋心潔慮禁屠宰青衣辦事二十一日朕躬禱郊雩于是禮部具上定擬雩祀全儀 上曰茲禱甘澤乃修省事祇宜青衣上香進帛三獻八拜成禮百官陪拜未可用全儀亦不必奉祖配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熟薦

二十二年八月趙王厚煜汝源王厚焞等建醮祈祝奏聞 上曰諸王修建清醮保安朕躬其各賜金帛勞之

上以萬壽聖節建朝天宮醮壇七日命成國公朱希忠分祭先是召諭禮部曰朕生且至因思去歲宮變非賴天地洪恩垂護安有茲辰將舉大報典供事諸臣其體朕誠勿怠至期建醮英國公張溶奏有白雀四十餘隻空中飛舞 上溫旨勞之各賜白金彩幣有差

二十七年十二月承天府耆老劉源等疏請歲時詣蒼邱元祐宮望拜祝釐時源等年皆八十餘自楚中走數千里伏闕上書 上嘉其懇誠報可仍賜金帛遣之 二十九年三月禮部以亢旱請令順天府官祈雨 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半月麥禾皆失潤漑朕躬禱爲民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修省



恐應天不可以虛文第令該府官竭誠以禱至是上躬禱于禁中命英國公張溶等分告各宮廟

三十年五月上以時久不雨乃宣諭禮臣命祭告郊廟徧于群祀既而以雨未霑足風霾間作復詔諸司祈禱至是得雨遣成國公朱希忠告謝

先是陶仲文請設玄府鎮虜法壇嚴事之以禱虜鬼令勿窺我邊圉至是上以虜酋款塞欲撤之忽又報虜有異謀欲窺邊塞上諭廷臣曰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虜法壇二十日卽有警報玄威所祐不可忘也遂止勿撤

三十一年十二月諭修歲終謝典于內殿上命禮部傳諭百官曰朕欽承天祐崇事玄修今歲眷護非常感恩莫報凡爾內外諸臣宜盡一體太義勿欺勿慢乃分命文武大臣成國公朱希忠等祭告各官廟百官俱吉服齋潔辦事法司停刑五日

三十五年正月樂陵王府儀賓杜道常請于泰山建醮保安聖躬上以其疏違式又禁封時擅進下道常于巡按御史問

三十九年二月遣官祈穀于玄極殿自己亥後上不視朝諸祀多代攝是月朔驚蟄遣官祈穀

四十年四月禮部尚書袁燁言邇者皇上建典祈雨靈澤隨降中外無不欣躍但霖霖于連朝未沾足于四野既而旱勢復作風霾竟日上厯宸慮遣官祭告宵旰焦勞靡神不舉是宜上帝降靈玄渥昭應然陰雲屢合而不雨旱霾浹旬而未解此皆大小臣工不能靖其職業致此旱災平時既無勵翼之修以謹天戒遇災又乏寅恭之協以贊聖謨君父憂勤于上漠然坐視豈臣子服勞之義哉乞命大臣分禱各宮廟百官齋素修省上曰卿等所言一體之義也其如議行乃命英國公張溶等分詣各宮廟行禮百官青衣齋宿以得雨爲期罷

行屠九日尋諭禮部曰昨遣官禱雨應祀神祇得無有遺乎其議增之河海雨澤所資且關漕不聞請禱何也因遣禮部侍郎李春芳董份等分祭神祇壇金海等神命河道御史胡植祭大河之神

四十三年三月 上諭禮臣曰旱厄已見土雨風霾不止其示所司以明日致齋始二十五日告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宮廟遣定國公徐延德等各行禮是日天陰雨忽霽大風揚塵 上復諭禮部曰今旱固未如前歲黃霾土雨災疫過之其令所司申嚴祈禱各青衣致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府部大臣輪告各宮廟既而



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吳元年九月八日上御戟門閱試將士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于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洪武元年三月 上閱武鷄鳴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論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六年三月 上親閱武于教場旣罷論諸將曰畜兵所以

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食無織維之苦而足衣皆出于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二十一年上閱列侯諸將于西苑

永樂八年二月上親征駐蹕興和閱武營外上指揮將士坐作進退折旋無不如旨顧尚書方賓學士胡廣

庶子楊榮金幼孜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教練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使卽戎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而輟操練故往往得用

三月大閱誓師於鳴鑾戍

二十年四月上親征駐蹕雲州閱兵

二十一年八月大閱宴勞五軍諸將

二十二年三月上親征大閱

宣德四年十月上巡近郊閱武

正統元年二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在朝

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  
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第一遂超陞都指揮  
廣為人庸懦常以衛卒守居庸往役關門遂大見親暱  
後累官都督鎮守宣府

十月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  
萬餘人惟駙馬都尉井源善馳射三發三中一軍驩呼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王太監閱武紀  
廣驟陞三級今萬乘閱武但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十一年十月閱武于近郊  
天順二年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

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  
朝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  
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  
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  
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四年十月上閱射于西苑命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  
尚書王翱馬昂隨觀時五軍三千神機三營自總兵而  
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悉召入西苑與御馬  
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  
李賢等曰為國莫重于武備練武莫先于騎射為將領

者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衆無所取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勵將來若再試不進則黜罰加焉賢等頓首曰陛下留意及此國家幸甚

成化九年四月 上以武備懈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勅諭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曰朕親閱公侯伯都督等官騎射于西苑其間所中四矢者英國公張懋等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餘皆全不能中間又有止發一二矢者甚至馳驟失節不能開弓發矢及墮弓于地者此皆爾等不嚴訓練之過抑恐人才

高下萬有不齊其最下者雖加訓練終于無成使此輩總統部伍安能遞教軍士爾等其會議簡別察其才力可向進者姑存留之其果不可進者罷黜隨操以警將來既而永等會同請罷京營把總都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 上又諭之曰此輩先皆爾等選補何不精若是自後有缺務宜精選以補之

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嘉靖十五年五月諭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禮部尚書夏言因條事宜上言國家大事在祀與戎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漢有會都平樂

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我  
高祖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 文皇靖難之餘亦時加  
簡練邇者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宜厯聖慮講武之事誠  
不可緩謹條上四事一營造殿堂一專教將領一尊崇  
廟享一時加勸懲 上皆納之命會兵工二部議行

二十二年 月禮科給事中陳棐請行大閱大射禮言

二祖開國時常躬肄將士而大明會典有教練軍士率  
請御前試驗之文洪武中定制郊廟之祭令文武百官  
前期行大射禮而令甲所載自天子以下射禮各有等  
級射器諸圖甚具今虜數入寇日夜爲朝廷憂宜有制

治保邦之略請以冬十一月車駕幸閱武大教場躬肄  
將吏大加誅賞用以張皇六師布昭聖武擇都城中隙  
地倣古澤宮制爲圃數區總在京大小文武官辦事進  
士分曹更日射簿多寡課殿最章下禮部議覆謂邇者  
醜虜跳梁上厯宵旰敵臣所愾固臣子分當自効然必  
賴神武之威鼓舞于上乃可以作新士氣誕布皇靈矧  
今京營戎政偷弛已極尺籍徒存而戎伍則缺操練有  
名而簡閱無實將帥去本業老弱耗軍資如蒙法駕親  
閱大講武事視其舉廢以施賞罰則聖意所加可以生  
旌旗之色而先聲所暢尤足以破犬羊之胆此實國之



大事今之當務也其大射儀式旣不應古誼且與今政體不便請先舉大閱禮詔兩罷之四  
隆慶二年九月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整飭京營言大閱之禮宣宗嘗行之兔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成憲具在今皇上聖性英姿同符列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改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後恭請聖駕親臨較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多寡以爲陟黜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卽行汰易以後間歲一舉如此不惟京營卒伍可變弱爲強卽邊塞諸軍亦望風思奮矣上曰大閱旣有成憲允宜修舉爾部中與戎政官先期整飭候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比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蓋臣于去年七月間條陳六事其一飭武備中議及于此伏蒙聖明採納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雖屢經言官建白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愚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

御極以來如耕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  
一 二大典皆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  
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祖宗朝亦  
間有行者是以冒昧具請其意但欲暫一行之以整飭  
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  
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誠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  
亦非所急今問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  
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巡幸宜謹  
尤爲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于君不  
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爲是况臣

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  
執已見以爲是也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  
而止之唯求便于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疏入  
上命兵部看議以聞尚書霍冀等覆言大閱之禮具載  
周官而我朝洪熙宣德間亦嘗舉行成憲具在固不可  
廢且國有大事詢謀僉同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自閣  
臣建議後禮官考訂儀注科道條畫事宜屢勤章奏使  
一旦停罷若四方觀聽何況茲禮一舉不惟京營生氣  
而邊海之區咸知朝廷銳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  
效矣故臣等以爲大閱決不可罷伏惟 皇上斷然行

之以後仍照舊例三歲一舉容臣等題請差司禮監官  
會同閱視申飭賞罰不敢數煩聖駕庶典禮明而臣等  
亦獲免于煩瀆之咎矣詔遵前旨行

九月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閱畢命總督戎政等官  
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  
等其勉之駕遂還樂奏武成之曲其詞曰吾皇閱武  
成簡戎旅壯上京龍旂照耀虎豹營六師雲擁甲冑明  
威靈廣播蠻夷震驚稽首頌昇平四海澄清是日 上  
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誼譁違  
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觀稱慶以為曠典云 終

國朝典彙卷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吳國琦 重訂

朝端大政 十八

耕蠶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史尋适請耕藉田享先農以勸天下  
上諭廷臣曰古者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餼  
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  
悉修先王之典而藉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  
下勸遂命以來春舉藉田禮行之禮官議 上躬祀先

農禮畢躬耕藉田以仲春擇日詔從之

二年二月 上躬耕藉田於南郊先祀先農 上耕畢三

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應天府尹上元江寧

二縣率庶人終已而奉 仁祖配先農

八年二月享先農躬耕藉田遣應天府尹祭不設配

二十年二月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上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

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

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於此豈徒

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熙元年二月 上躬祭先農耕藉田

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耕藉田儀注 上謂侍臣曰先王

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

實心爲君者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

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窮苦終歲不免饑

寒國家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樂於耕稼

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

禮有本有文 陛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丙辰 上躬祭先農耕藉田

五年三月 上自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

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爲上也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歲命隨至營各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見巡幸

正統五年二月上躬耕藉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成化元年二月行耕藉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

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上耒耜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承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退

弘治元年二月上耕藉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五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卽斥出之

戶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勞苦者莫如農夫今皇上躬耕藉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

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見重農之意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數人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疋

正德元年二月上耕藉田

嘉靖元年三月上耕藉田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藉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闕然喧笑殊爲褻瀆古者佾官賤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於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命禁之

九年二月建先蠶壇於北郊先是給事中夏言清理皇莊

事竣請將負郭宮莊改爲親蠶厰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仍令禮官考禮經斟酌皇后親蠶儀戶部覆議不可而止及是月郊祀言奉命分獻南海壇因有感遂請舉親蠶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皇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漢則皇后蠶於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唐立先蠶壇長安北苑中貞觀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蠶宋景德詔禮先蠶元豐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皇后親蠶於延福宮紹興初猶復舉行後因太常丞王湛言始廢我高皇帝躬耕藉田未及親蠶臣以爲農桑之業不宜獨缺耕蠶之

禮不宜偏廢疏入上喜勅戶部建壇尚書梁材言宜建皇城南內或西內上曰周禮耕蚕分南北郊蚕於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爲法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於北郊酌治蚕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器擇掌壇官翟車出入從東華門或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蚕室繭館俱如古制仍營織室於西內以終蚕事勅禮部耕桑王者重事古者親耕親蚕以勤天下朕每稱慕自今歲始朕於祭社稷畢卽往先農壇行躬祀禮皇后親蚕禮會官考古具儀大學士張璠等請於安定門擇建先蚕壇其制準先農壇旁設採桑壇制倣先農壇

藉田之處其別殿量如南郊齋宮制而少減其數旁起蚕室二十七間爲浴蚕之所倣藉田制皇后採桑三條後三宮夫人採五條列侯九卿夫人九條仍擇民間婦數十人受桑浴蚕於內以終事詔如議行

詹事霍韜言皇后不宜出郊乞擇近便地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於南郊皇后蚕於北郊萬世不易之典爾素諳禮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就禁內行之恐不可垂法於後今襲古非時之說甚切而此言實啓其端爾其審思之已而戶部言安定門外近西地雖寬平而水源不通無浴蚕之所宜

從禮部初議於皇城內南城西苑中行之

械霍韜於都察院

詳郊祀

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謂心

疑未決事不必成昨夏言請行親蚕禮及卿等奏議已

詳此事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甚悅竝無毫末之疑已

有成命茲霍韜之奏一出必有藉彼為言破政害事勢

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

耕蚕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

此今非朕者有五曰我太祖範則已定列聖守之

汝何增加一也我太祖未嘗有是制列聖不敢議

汝何擅創二也皇后門尚不敢出而乃遠出北郊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為不有干成憲乎

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我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

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為亦非汝之當行斯非作聰明而

何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且有累朝未聞之語或有

蹙額者五也斯時邪說必不出此者舍是必又以禍福

為恐外無可造為言者故申飭卿等熟計來聞仍以此

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見具疏上陳

三月始立先蚕氏之祭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禮二

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

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蚕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



器至日 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奉鉤筐前行出郊至壇 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胙如禮畢 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蚕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布於織婦獻織於蚕宮令 禮部言親蚕之禮出於創見一時命婦倉卒入壇恐至愆度請以所繪采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至於北郊壇殿原圖外命婦房在內隨侍房北以有內壝隔別故也今既省去內壝當即改外命婦房在內隨侍房仍請定名采桑之所 上因其名采桑臺餘皆如議

以耕蚕禮成賜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四品服降勅褒諭禮部以蚕事告成請行治繭禮令蚕官於蚕婦中選能繅絲及能織者各十人欽天監預定繅絲吉日先期蚕宮令送織婦入織堂應用繅絲及織造器具工部造用至期 皇后出宮警蹕侍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禮畢遂布於織婦以終其事其所繅完蚕宮令令織婦於織堂量織堪用絹幣完日蚕宮令徑送尚衣織染等絹局具奏製造祭服詔如議仍命查犒賞織婦例以聞

十年正月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耕藉親蚕之禮三代以下

非無行而草率不足稱述獨漢文帝詔開藉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璽 皇止取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於天下申勅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農桑者必舉有妨農桑者必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 上嘉納其言下所司議行

三月建土穀祇先蚕壇於西苑初部議北郊親蚕不便至是召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蚕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蚕室采桑所定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時 駕幸西苑亟召二臣趨者相望二臣時至太液池使中官操舟濟之入見於舊仁壽宮賜以酒饌珍餌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蚕壇位賦手授孚敬 詳隆遇

四月 皇后行親蚕禮於西苑先是禮部以 皇后親蚕卽行於內苑復具儀以請 上覽之曰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教坊司女樂止筵宴用勿前導餘如所擬仍命賜蚕母王氏等二十七人各布一疋

十二年五月禮部上郊廟黍盛支給之數因言南郊藉田  
皇上躬執三推而公卿共宜其力較之西苑爲重西苑  
雖屬農官督理而皇上時省耕斂較之藉田爲勤則  
二倉之儲誠宜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耕田所  
出藏之南郊圓廩神倉若圜丘所穀先農神祇壇長陵  
等陵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皆取給焉西苑所出藏之  
恒裕倉若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祫  
禘先蚕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皇上敬天  
地神明至意 上從之

十五年正月 上以偶冒風寒暫輟親耕之禮從夏言請也

十六年諭凡親耕則戶部尚書先祭先農 上至止行三推禮

四十一年二月詔罷親耕蚕禮時耕蚕禮久不行然每歲  
禮官猶以故事請 上常命戶部官祭先農女官祭蚕  
祇及是復請祭蚕祇 上諭輔臣曰耕蚕二禮昔自朕  
作卽親耕亦虛瀆耳必有實意爲是遂俱罷之

隆慶元年禮部奏 先帝於西苑隙地種植麥穀命戶部  
侍郎同司禮監督理農事收子粒貯恒裕倉以供大祭  
粢盛且知稼穡艱難具盛舉也但苑內禁地農夫出入  
事體非便請罷部臣兼督止令該監督理種植以存重  
農省艱之意其戶部侍郎督理農事舊銜宜省從之

二年二月 上詣先農壇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藉田所耒耜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于壇旁賜農夫布是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後如弘治舊例

國朝典彙卷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吳國琦 重訂

朝端大政 十九

莊田 附勲戚田土

天順八年十月 憲宗初立宮中莊田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一十頃十三畝初太監吉祥佔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没入官至是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



莊管莊內侍欲冒估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遣戶部員外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豈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佔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弘治二年六月詔百官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進疏入留中

七月戶部尚書李敏奏畿內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請令有司輪納罷革管莊人不報

十三年四月命大理寺少卿張泰會武臣勘皇莊時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泰訪得永樂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

十七年十一月保定巡撫王璟奏請免立皇莊名目等六事 上納之

十八年十月建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時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愈困矣

正德元年巡撫真定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未有俞旨其在真定等府寧晉等縣者太監夏綬請歲加葺塲之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永清隆平等縣者少監傅琢等請遣官履畝覈實以便管理小河在寧晉莊前太監張峻等又欲稅往來客貨皆從之又以莊田故齎駕帖逮捕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璟及科道官極言其不便戶部會官請悉予小民議上有旨卿等意在爲國爲民所言良是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畱內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往來厨傳俱止勿給敢有仍前生事爲民害者巡

按御史具實以聞時大學士劉健等亦言管莊內官假托威勢逼勒小民科索必踰常額所領官校甚爲民害致蕩家鬻產怨聲動地逃移滿路京畿內外盜賊縱橫亦由於此且利歸群小怨歸朝廷事極勢窮變生不測所以群臣合辭奏請伏乞俯從不報

三月戶部覆大學士劉健等所奏皇莊田土不必差官往勘請令巡撫官查明召人領種每年子粒有司如例徵完解部轉進兩宮其內庫金銀等項請依太監龍綬所奏非具本傳取者勅下司禮監會同內閣查究用餘之數責令還官上曰莊田第令巡撫官勘明子粒有司

徵完交管莊內官進納內庫金銀等令該庫經管官員查奏

七年巡按直隸御史李嵩言南宮寧晉新河隆平管皇莊太監劉祥等先後十數人專肆剋剝民甚苦之恐相率爲盜乞將祥等取回以侵地歸民稅歸有司永平諸府莊田亦如之戶部議覆得旨皇莊奉順兩宮仍舊祥等取回以太監馬昂左少監范禮代母蹈前弊

八年四月詔設開皇店

八月立皇莊五處一昌平州樓子村一靜海衛河兩岸一青縣孫兒莊一安州駙馬廟一清苑閭社

十六年五月時畿內逋逃民田多爲奸利之徒投獻近倖徵租掊剋民甚苦之給事中底蘊以聞戶部覆奏行各守臣查覈沒官田土外但係近年投獻置爲皇莊者給還本主仍照原額充稅世宗從之

武宗嘗于大寧都司設總督府以備巡幸又置安樂堂等房舍數千間有仁字店及南關廂米粟等房者往巡撫馬中錫所創聽民間賃居歲租以備公費時亦改爲皇店至是規畫邊務兵部侍郎馮清疏請查處戶部覆奏安樂堂等房舍令守臣酌議變價仁字店及米粟等房仍委官徵租貯萬億庫充軍餉總督府名係公署應賣

與否宜令撫按官再議從之

六月通州知州劉繹奏近京皇莊田地付軍民耕種輸課管莊內臣永爲裁革或皇莊建立已久遽難議革先將內臣取回凡皇莊田地明開冊籍所在官司管理別差戶部主事督理租稅依期解部轉送內府其勦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舊額賜聽令管業依舊制起租外不許侵削若係近來包占奪買等項責令退還章下所司議聞

八月工部侍郎趙璜言劉瑾營玄明宮侵發居民田塚甚多瑾既伏誅遂當還主奸臣獻皇莊之說蠱惑先帝陛下登極初有詔改正未幾內傳仍舊臣等駭愕謂聖明在上豈有是事必太監王竑買友仍持皇莊邪說以誤陛下耳一莊之利甚微而皇言所係甚大開詔未數月而遽更恐非示天下以信宜以其地畝歸戶部房屋歸本部改折有原被侵佔而願贖者聽得旨悉依擬行戶部侍郎秦金等近傳奉內旨各營置皇莊及差管各莊按臣等聞命不勝驚疑夫以萬乘之尊下與匹夫分田以宮壺之貴下與小民爭利非盛世事也昔漢高帝令民得田故秦囿園池武帝罷養馬苑昭帝罷中牟苑均以賜民下至元帝亦三輔公田及苑囿可省者業



貧民後世以爲美談趙宋之君亦知以京城四面禁圍  
草地令開封府告諭百姓許其耕牧是前代之主無不  
以畿內之名爲重者我太祖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  
地夏稅秋糧不時全免列聖相承此意有隆無替何  
正德以來奸猾無籍之徒乘時射利姑息買賞多將畿  
內逋逃民田投獻近侍奏爲皇莊弊源一開無有窮極  
况管莊內官收租官校侵欺攘奪爲害萬端利歸貪狡  
怨歸朝廷爲新政之累不淺乞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分詣查勘自正德以後係額外侵佔者給還其主管莊  
人員盡數取回又寶源吉慶二店該納課程弘治以前

係順天府批驗茶引所官攢收按季解部進內府後太  
監于經奏爲皇店科取擾害人皆怨咨乞將二店課額  
依弘治年例行庶軍民樂業上下俱利上曰畿內根  
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約邇來姦猾妄將軍民  
田土設謀投獻管莊人等因而乘機侵害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其卽如所議行之

嘉靖元年十月勅覈畿內皇莊及勳戚田土初給事中底  
蘊疏請查處皇莊下戶部議行撫按官按覈已而特勅  
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  
官親詣勘覈凡正德元年後投獻侵佔盡數還民管莊

人員悉取還京租稅照例折納管屯僉事兼理之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勳戚者解部關領不得自行收受已而言等會同順天保定各巡按孟春周季鳳巡撫王琳宋越等勘出各項田莊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佔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言等又以原勅係皇莊者解部類進猶非國體復疏詳述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招剋之害因及皇店皇鹽罔利之非乞併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從之改皇莊爲官地云

印綬監谷岫正德中差管楊村皇莊科擾生事侵佔民田

爲有司所發下言官覈實有驗上命逮其家人谷經等鞫候問明併地畝當入官者召民開種徵銀解部

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日者皇上念畿輔莊田之害命夏言樊繼祖張希尹會勘安州鷹房草場涿州薰皮厰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侵佔者盡給原主管莊人取回大哉王言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戶部覆請而兩奉旨曰仍舊日留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光帝時群奸擅政八黨爲惡故薰皮厰起於馬永成鷹房草場創於谷大用今馬俊趙靄恃藩邸舊恩妄乞免查是蹈永成大用故轍

也漸不可長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革  
鷹房場厰弁罪俊霽爲罔欺之戒不允  
御馬監閻洪請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言地故永清右衛  
屯田洪熙間以半爲仁壽官莊半以給太清觀道士弘  
治中改給指揮趙良至先帝以豹房之故遺禍無窮  
幸明詔革除而洪等仍欲修復開游獵之端非臣等  
所願聞也請悉還原衛徵屯子粒以助軍餉庶永除禍  
本詔以地十頃納豹房餘令道士及趙愷分佃如故  
先是上命御馬監以牧馬草場新舊圖冊給發科道官  
自行查勘本監閻洪等請更遣內臣賡冊至勘所得從

公對收上復許之於是給事中解一貫等言臣等奉  
詔查勘十已得六七今若添差內臣如益薪止沸舉前  
功而盡棄之若必不得已宜別遣一二大臣合體統相  
當以便行事上特納之命內官大臣俱不必遣仍行  
該監給與原勘官圖冊從公覈實具奏

三年內官監太監陳林以蘆葦地不應盡行開耕御馬監  
太監閻洪以子粒地不應概徵蘆葦各疏爭下部勘草  
場子粒本屬御馬監弘治十二年內官監始以營造借  
採蘆葦奉旨春夏御馬監收秋冬內官監採而子粒  
地畝頃又有新籍屬御馬監歲收詔二草場照弘治年

間例行子粒仍歸御馬監管理

十四年十二月戶部言承天府潛邸莊田湖地共八千一百三十餘頃 皇上賜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止二百六十頃其餘租銀頻年所入當以萬計宜下所司計其已徵或未徵或因災免未及者計數報上至於所賜佐等田租亦宜考其勤惰量爲裁抑以示勸懲 上從其議仍命司禮監查內侍中不堪供事者奏聞定奪

二十五年十月守備太監廖斌遣長隨夏忠進皇莊子粒銀至新鄉縣爲盜所劫奏聞 上怒令巡撫柯相戴罪捕盜逮巡按御史侯度及守巡府縣衛官下錦衣獄度

斃杖下餘各降二級久之獲賊或以爲非其實云

三十九年五月戶部覆劉世曾查理莊田一曰清隱地謂丈量昔嘗行而卒不能清者以委非其人不盡法耳宜選廉幹有司核原數外立界以防侵佔拋荒者開墾以增課稅之半二曰恤貧戶謂查出地土將以裕國恤民苟不給小戶耕種則終歸勢豪宜盡與貧民或復籍人戶有冒名私占者重治三曰議收解謂舊設莊頭徵解侵匿殊多今後公私租稅俾散戶自納四曰清冊籍謂田數文冊遺漏日久僅存者又略而弗詳今後宜備細登錄別廣狹定高下折肥磽分荒熟載佃戶郡縣憲司

屯田戶部各有一冊以備稽查五日責實效謂申飭有司剋期畢務毋以彼此推諉恩怨規避遷延歲月徒煩虛文者治之命如議行

隆慶二年八月先是湖廣巡按奏革承天元祐宮住持沒入莊田八十七頃以備漢江修隄之用已得旨允行至是守備太監張堯又奏稱前田係碑載舊數乞畱徵租進御戶科執奏租銀以之進御於國用不加多以之築堤則拯萬民之溺而且以保護陵寢輕重較然宜如撫按議上命遵前旨聽有司徵收不得奏擾

司禮太監梁錕等奏裕府莊田累年增稅太重宜如舊額畝徵銀二分五厘寶源和遠二店及煤窯樹株等條稅止遵正額徵解不得復徵房課從之

按正德間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餘所每所地土各數千頃共計九萬餘頃弘治末興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 國初天下田土稅糧與有定額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宣宗令北直隸地方比例許民新開荒地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法有戾至景泰尋亦追復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蓋列聖有見于沮洳瘠薄之地不能爲生故以此厚之使得隨處耕墾幫助糧差不致坐窳何嘗有各宮莊田哉自天順八年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爲莊田爲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

間權倖。暱之臣安聽投獻輒自違。奏討侵占之數。遂過原額。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技有跟隨之名。下幫助爲虐。多方掊剋。輸官闈者。一二而私囊橐者。八九。小民脂膏吮剝。無餘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道路嗟怨。邑里蕭條。皇之一字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

附勳戚田土

洪武年詔賜功臣田土

二十三年四月命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租入官

二十五年鎮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餘以爲田園。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慙而退

八月命公侯各歸舊賜田于官仍歲給其祿

二十六年三月賜越嵩侯俞通淵公田

七月免武定侯郭英合輸稅糧仍撥賜佃戶

十一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蕩二百餘頃

永樂七年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爲都御史陳瑛所劾上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歸其地于官今信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

宣德五年二月巡按直隸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玪合家人強奪民田指揮呂昇阿附奪官軍屯田千餘畝與玪請治罪上曰勲戚之家當守禮法庶長享富貴乃敢縱恣貪暴此非朝廷少恩玪姑宥之昇及家人執治之景泰元年正月都督汪全恃威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詔責全歸其田於民

成化三年慶雲伯周壽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乞慶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周彧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乞景州東光地一千九百餘頃作莊田五年八月周彧奏請武強武邑空閒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彧不滿復言于上改命刑部郎中彭韶暨御史季琮覆按韶往不復步



田但言田皆民恒產近在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况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耕而奪之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下錦衣獄治之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蒙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長寧伯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

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皇朝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種之閑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官劾奏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善其言命勘報區處

弘治十年九月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併得其芻民田千餘頃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言河間地方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

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  
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  
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  
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三年二月命戶部左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莊田進  
會巡撫高銓勘寃聲撼野至毆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  
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  
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以  
利左右進以爲然逐一勘實遂疏實係民承買納稅養

馬地土宜照舊管業 得不行

正德元年二月柳戚晚乞和買民田戶部尚書韓文力論  
止之

御用監太監張永奏求已故太監黃忠辭退七里海等處  
莊田戶部言其違禁當究治詔仍令永管業

二年十月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  
讓妻厲氏奏河間靜海莊田一處係河淤退灘田土乞  
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良等捏稱投獻  
也事下戶部查河間莊田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  
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各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令行之

十六年七月戶部覆巡按御史范永鑾奏言靜海縣瀕海地多閒曠小民自行墾闢納稅百有餘年近皇親沈傅吳讓受奸民投獻冒請奪之因蚕食延袤百里屢畝而

稅貧民採捕魚蛤者皆令輸租不堪其擾又天津諸衛逆瑾受獻爲莊田者不下千頃瑾敗入官而諸內臣又一切傳奏號爲皇莊雖屢奉詔查覈而不令主者得還故產日以流移宜令撫按查勘二皇親田係冒佔者卽以予民諸勳戚莊田皆宜如例禁勿多取遇災則蠲之不奉詔者罪如律上曰可

八月工科給事中田賦劾壽寧侯張鶴齡受獻莊田及慶陽伯夏臣占據僧寺之罪上以二臣係戚畹俱切責而宥之惟逮治其黨仍命都察院榜禁中外戶部侍郎秦金等以錦衣衛指揮使邵喜奏討莊田言今

日爲地方之害莫甚於求討莊田祖宗時凡山東河南北直隸空閒之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皇親等家人強占軍民田地及妄報投獻者永戍邊衛今邵喜貴聯戚里不忠不富乃乘時罔利違禁奏討宜究治以示戒有投獻者依律問遣仍請勅都察院申明舊例以警將來上然其議第喜以國戚故宥之

初慶雲侯周壽弘治中得賜寶坻把門城李子沽地及續買田宅摠二千餘頃故會昌侯遺產在焉建昌侯張延齡爲會昌侯壻嘗受地二百餘頃與壽接壤數爭訟時壽乃悉讓其地而自請來安務地八百頃正

德末年竝奪爲皇莊上登極詔以皇莊給主兩家各請其地事下給事中夏言等勘實議以把門城地一千二百頃予延齡壽所續買地七百七十頃予壽子英而來安務地仍歸官召民佃種戶部覆請從之

嘉靖元年六月康陵神官監劉杲奏討天壽山空地竝九龍池草園栽種果菜以備四時供獻命戶部給之

十二月詔給還淳安大長公主故崇文門外莊園先是其地爲劉瑾侵佔瑾敗皇店官校復規爲官園公主上書言之因有是命

二年司禮監右監丞王敏請以宛平民地一頃三十四畝

爲順義郡主墳園戶部言非制不當與上從部議  
兵科給事中夏言勘明戚里沈傳吳讓莊田係民產請給  
還各主別以沒入閒田給之戶部覆如擬報可  
三年三月陳萬言疏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餘頃戶部言地  
皆歲輸入未央宮非萬言所得請不當許上命查地  
與宮莊無與者給之戶部又言臣等止按籍交閱有無  
固難遙度當令所遣主事王納言勘上上命亟勘以  
聞而別給萬言兒莊地四百六十三頃餘曹村橋四十  
頃重樓社青塚等村地二百五十頃餘于是保定巡撫  
劉麟御史任洛咸言前地皆明詔所清查豪強并吞應  
給還小民者不宜又奪與萬言疏下所司知之

九月永福長公主請寶坻武清地千餘頃事下戶部尚書  
秦金等言公主前已給有莊田未及旬月復有此請若  
戚里之家互相倣倣則畿內之地不足以供之且所請  
地今勘未報難以處給上命勘實以聞

四年玉田伯蔣翰請故宜興大長公主田千頃言官部臣  
皆執不可上特許割其半畀之詔自今但係先朝給  
賜戚畹田土不許妄爭以傷朝廷大義

六年十一月大學士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  
戚畹勢豪乞討或作艸場或作皇莊使民失常產有

國朝典彙卷十九  
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家請乞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爲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佔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佔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請乞餘侵佔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爲拋荒獵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狀聞

十二月天津曠地六百餘頃 憲廟賜皇親錦衣千戶郭勇正德時入爲皇莊 上卽位詔革尋賜永福長公主勇孫欽奏請不已駙馬都尉鄔景和亦具奏事不決命部官往勘之尚書鄒文盛言地在先朝旣賜郭氏今日又賜景和請兩家分有之 上曰查勘旣明其如議給毋容爭擾自今貴戚之家第宜安分循禮如妄爲奏討或恃勢兼併所司奏聞處治

八年四月戶部侍郎王軌言臣奉命查各處莊田勦戚之家多有數百千頃佔據膏腴跨連郡邑此後勦戚日增有限之田豈能應無已之求乞如成周制隨其官品級

而定擬多寡別其世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  
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律庶幾爲經國裕民  
可久之道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言成周班祿而有田土  
蓋祿以田出也非於常祿外復有田土之賜今勳戚高  
爵厚祿已踰涯分而陳乞地畝動以數千非祖宗立  
法之意宜申明請旨不許妄爲奏討侵漁小民其欽賞  
有成命者仍與管業有世遠秩降或非一派相傳者量  
存三之一爲墓祭費餘皆入官以備邊儲上然之因  
諭曰已賞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  
今勳戚大臣務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九年正月駙馬謝詔陳乞於近地列肆召商如皇親例得  
旨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所當革詔國親臣固宜讀書  
遵禮奉公家典憲豈可效尤牟利所請不允

黔國公沐紹勳以有清查勳戚田土之命具奏乞免上  
以紹勳世守邊陲優詔許之戶部尚書梁材等執奏曰  
聖明御極首納輔臣言特詔清查勳戚田土欲正王法  
恤民窮固國本也紹勳世膺厚祿宜首先將順乃設詞  
規避抗違明旨今荷聖慈免其查勘命令所關漸不可  
長宜遵旨按籍清查上曰朕念邊鎮勳臣推誠待之  
彼必益加自勵不負朕恩可如前旨行

十四年駙馬鄔景和聽斯養孫惠等受小民投獻田三百八十九頃隸安州三角淀諸處事聞命給事中薛宗鎧按實請奪其田募民承佃租銀歲解太倉上從之收孫惠等法司鞫訊景和戒勅

二十八年十月定國公徐延德請給真定府無極等縣空閑地又言本家莊田雖遇災傷不宜蠲租戶科給事中王德叅論延德世受國恩坐享厚祿乃妄意希求厚自封殖請降旨禁懲竝論勳戚之家今後錫典一聽上裁不許違例陳乞下戶部謂凡功臣田土俱以嘉靖八年勘明爲準徐氏莊田額載四百七十頃難以增給本

部近題災傷不免租稅原係宮莊子粒之數於勳戚莊田無與俱不可從得旨令屯田御史勘覈以聞

先是戶部奉旨酌議裁革勳戚冒濫莊田勳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戚畹限田七百頃宗支已絕及失爵者奪之奸民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巡按御史劉世曾查奏勳戚傳派五世田溢百頃以上者成國公朱希忠田千三百餘頃定國公徐文璧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元善田各五百餘頃泰寧侯陳良弼錦衣衛指揮李光先等田各百數十頃戚畹受賜太濫者駙馬李和田二千八百餘頃許從誠一千五百餘頃錦衣衛指揮謝守樸



林薦張澍陳書文龍邵輔千戶夏時際等田各千數百  
頃宜酌量裁減恭順侯吳繼爵豐城侯李儒寧陽侯陳  
大紀安鄉伯張鉉崇信伯費甲金武進伯朱承勳寧晉  
侯劉斌錦衣衛指揮甄輔等皆傳派五世田不能百頃  
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駙馬鄔景和都督僉事沈  
至等皆戚畹田不能七百頃宜令承業如舊支派已絕  
爵級已革者興濟郡主保聖夫人陽武侯薛倫永順伯  
薛敬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駙馬李名焦敬王彝錦  
衣衛指揮錢昂蔣秉正等田約三千五百餘頃名爲欽  
賜莊田而冊籍不載者武定侯郭大誠武安侯鄭崑彭  
城伯張熊成山伯王惟熊等田約二千餘頃勳戚本無  
其田而奸民隱種者若陽武侯薛倫平江伯陳王謨指  
揮周世臣百戶郭勇故都督陸炳等莊田約三千餘頃  
宜悉追奪部覆勳臣係元勳裔戚畹至親不當概擬定  
限宜稍寬其數示優禮之恩其冊不載若武定侯等田  
宜令覆覈陳書母后親姪准畱五百頃謝守朴林薦而  
下宜遞減守朴薦三百頃張澍二百頃文龍五十頃內  
宗絕及失爵者如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頃量畱五頃  
百頃以下量畱三頃以資供祀費餘如世曾言疏入  
上口傳派五世勳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仍會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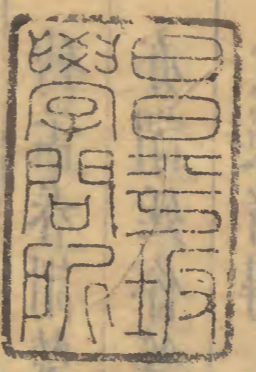
屯田御史議定應畱頃數規則以聞部又更議元勳世裔限以百頃勳戚半者限田五十頃駙馬李和于原議七百頃外益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詔如擬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等清查畿內莊田奏言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支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太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達官先期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俱宜追奪從之

隆慶二年二月玉田伯蔣榮以大興縣賜田有司代爲徵租不便疏請自徵語侵知縣申嘉瑞於是御史謝廷傑傳孟春謂榮違例瀆奏侵辱奉公有司交章劾之戶部亦謂廷傑等言是當罰治榮而戒有司之爲勳戚徵租怠悞者得旨榮貫勿治餘如部議

以籍入陸炳莊田一百二十二頃八十七畝賜皇親錦衣指揮李鈺

戶部覆御史王廷瞻奏勳戚莊田請乞太濫或本宗已絕爲異姓所冒或身後陵夷爲勢家所奪使國家優恤之典爲奸宄射利之資宜於初給時酌爲定數不得過多仍限以世次遞爲裁減其無宗無爵者悉歸之官至于

各衛屯田必擇官之賢者任事有司查盤得并覈其勤惰仍以屯糧完負分為三等以行勸戒得旨如議其勳戚初給莊田令部臣酌議擬則數臨時奏請



享和癸亥



